

胡山源著

文人綜論

大東書局印行

271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

文 人 綜 論

定價金圓七角三分

(外埠酌加郵運包紮費)

著 作 者 胡 山 源

發 行 人 杜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鋪

印 刷 者 大 東 書 局

發 行 者 大 東 書 局

發 行 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

版 不
權 准
所 翻
有 印

「文人綜論」自序

專論文人的書，似乎並不多。在從前，有幾本筆記小說，尤其如文話、詩話、詞話、曲話、雜錄之類，雖然也很會談到文人，但都零零碎碎，以某人的遺聞軼事爲中心，並不觸及文人的一般生活。其中更多不談文人的篇什，更不能當作談文人的專書。在近年，我只看見過「詩人性格」，只聽見過「文壇登龍術」這二本書，可見這種書的少，確乎是事實。

但我並不想寫一本專論文人的書。一則我時常要說，我對於理論的文字，不大有興趣寫，二則這樣的書，如果要和「詩人性格」那樣系統地寫，我也無此工夫與心思。不過自己既然始終不免當一個起碼的文人，自小讀書時在書上看見了許多文人，入世以來所交接往來的也以文人爲多，對於文人，於是不能無動於中，不能不略有一些意見或感想。這些意見或感想，又碰到可以發表的機會，便陸續續續地也寫成了若干篇短文。承蒙大東書局當局的不棄，得以將它們匯集在一起，和「文藝綜論」「作文綜論」一同出版，實在是它們的僥倖，也是我這一個起碼文人的僥倖。

我說我是起碼文人，倒並不是自謙，更不是發牢騷，確是事實。因爲我自從離開了學校在社會上謀生以來，一共只做过三項事情：教書、編輯、撰譯。除此之外，不及其他。它們都是一個文人的起碼工作。升官發財、握權得勢、榮宗耀祖，顯親揚名，何嘗不都是文人的工作，自古已然，於是爲烈！但這等工作就不是起碼而是頂點或峯頭了。然登高必自卑，行遠必自近，同是文人，由起碼而達頂點或峯頭者，比比皆是，而我却始終爬不上去，偷息於起碼，不是名副其實，十足道地的起碼文人是什麼！並且

我還不乏自知之明，除了文人的起碼工作以外，其他都幹不來，連嘗試都不敢，我安於我的起碼地位，以爲在起碼中自有樂地，因而欣賞之不暇，很願與之相終始，自謙或發牢騷，自然都是多餘的。

尤其足以給我鼓勵，使我以起碼文人而自負的，是「吾道不孤」我竟有許多同志。古代許多不得志的儒士、儒生、讀書人，書生、名士，或任何「吃吃黑墨水」的人，都是我的同志。現代許多吃粉筆灰的、搖筆桿的，以及多多與剪刀漿糊爲伴的，也都是我的同志。更足以快心的，竟有許多小傻子，學校裏或職業界的青年，也迷上了文藝，有的要研究，有的要寫作，和我殷勤往來着，準備作候補的起碼文人，也成了我的同志。在這文人所集合的園地內，或者說王國內，我找到了我的安身立命之所，我那裏還會看輕我的起碼地位！

我對我的同志，發表一些意見或感想，總也是在情理中的吧；同時也就不見得是鑿空之談吧！不過，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，我想大家還應該原諒我，因爲我並不外於文人，我如要得罪人，也就得罪我自己，何況我的存心，絕不想得罪人。同樣，如果我勉勵了文人，也就勉勵了我自己，如果我誇讚了文人，對不起，我也不願放棄這誇讚，却要說「與有榮焉！」總之，我忠於自己，也就忠於文人。我願我的同志，所有一切的文人，同情我。

自然，我也想扶出一些文人之所以爲文人來，給那些不是文人或昔是文人而今非文人的看看，使他們對文人多一些了解，大家可以相處得好些，也許與社會有些益處。這不是乞憐，更不是示威：書獃子是不肯「爲五斗米折腰」的，而「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」，當然「應毋庸議」。社會總要進步，進步之道先在多方面的合作，真正現代的人文，是願意和各方面的人合作的，所以我甚至不怕「家醜外揚」，要將文人的一切面目，揭露出來給大家看，由大家來督促，而引起文人的反省，至於文人僅存的一些可

取之處，我也希望大家予以承認。

在這本書裏，開首是論一般的文人，入後是論從事編輯與撰著的文人，沒有論到教書的文人。教書的文人，單是國文教員一項，我另有「國文綜論」一書擬出，其中就有若干篇，專論到國文教員的，所以不將他包括在本書中。本書的末了，則談一些我身為文人的經過。我是文人，雖起碼如蒼蠅，也許正可以附驥尾以致千里。

三十七年二月

文人綜論目錄

今日的文人往那裏走·····	一
何謂文人·····	三
文人的無聊·····	六
文人的有聊·····	八
文人的怪僻·····	〇
文人的迷信·····	二
文人的勢利·····	四
文人之筆·····	六
文以人傳·····	八
也談屈原·····	〇
偶像·····	二

思古之幽情·····	二五
兩全其美·····	二七
發牢騷·····	二九
苦悶篇·····	三二
讀者的苦悶·····	三二
寫作者的苦悶·····	三三
批評者的苦悶·····	三四
編者的苦悶·····	三六
出版者的苦悶·····	三八
環境的苦悶·····	三九
編者的主觀和客觀·····	四〇
作者的主觀和客觀·····	四二
所望於副刊編者的·····	四三
所望於副刊投稿者的·····	四六

所望於副刊讀者的.....	四八
告寫作者.....	五〇
關於投稿.....	五二
幾個投稿者.....	五四
從「樣樣好」想開去.....	五六
勗中性的雜誌.....	五八
充實自己.....	六〇
學習的勇氣.....	六二
青年文藝的可貴.....	六五
有志於文藝者的機會.....	六六
告舊嗜好的文學青年.....	六七
告新嗜好的文學青年.....	六九
以文會友.....	七二
迎「上海文聯」.....	七四

從「上海文聯」回來·····	七七
女作家·····	七九
致新詩人·····	八一
新文學家做舊詩·····	八四
幾個模範的作家·····	八五
慰失學者·····	八八
嗚呼「神童」！·····	九〇
如何培植神童·····	九三
我的願望·····	九五
寫作的便利·····	九七
安定的生活·····	九九
在夾縫裏·····	一〇二
江春二十年祭·····	一〇四
一個難得的文人·····	一〇六

一個沈默的文人·····	一〇九
哀悼李浩然先生·····	一一一
我的發牢騷·····	一一四
「我的生活」序·····	一一六
我的讀書經驗·····	一一八

今日的文人往那裏走？

看看報上的記載，聽聽出版界的消息，今日以寫文爲其主要工作的人，似乎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絕地，不見得就會有柳暗花明的奇境出現。

爲了節省外匯，報紙減少篇幅；篇幅少，新聞與廣告不能不維持原狀，首先遭到犧牲的自然就是與文人相依爲命的各種副刊和各欄專稿。

印刷成本飛漲，銷路並沒有把握，定期刊與單行本，儘量在收縮、減少。出版商說，只有白紙是值錢的，一印了字，就不值錢，又說，關了門坐吃，倒比開了門做生意容易過日子。

文人中，有些識時務的俊傑，早就不幹這寫文一行，有的從政，雖說公務員的待遇不高，卻大小總是一個官，人人都喜做官，其中必有道理，總比一無生路的人文人好；有的經商，從頭學起生意經來，在上海生活享用最豪華的，還不是商麼？有產業的，乾脆閉門家居，封筆大吉。

當然也有不做官、不經商、並無恆產的，而也能够活得下，並且活得很好的文人。但這種文人並不多，我們不能以少數來概括多數，說文人到底還有這樣一條好出路。

改行的，離棄了文人的本位，已非文人；不改行而以文人的面目和政客的姿態出現的，其實也已經離開文人的據點，也不好算文人。因此，今日的文人，內受精神無處發揮的苦悶，外遭生活艱難的壓逼，就只在死亡綫上掙扎着，沒有出路！

今日的文人往那裏走？也許正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吧！

但天無絕人之路！誰說今日的文人便無路可走呢？除了改行或半改行以外，到底還有可走之路的！要解除生活的壓逼，我以為並不難，憑我在抗戰期間的經驗看來：消極的，減低生活的需要，實行節流；積極的，多做與本行不悖的額外工作，實行開源。我家在抗戰期間，最困難時，我寄食在一個錢莊裏，家裏的人以粥為主食，而我則兼教四個大學二個夜校的書，每星期上課三十九節。我們一家居然這樣應付過來了。

要解除精神的苦悶，我以為尤其容易。文章不能發表，儘可積起來，本來應時而不能持久的文章是沒有多大的價值的。不寫文章也可以作寫文章的準備：老練的作家可以藉此收集材料，青年的作家可以藉此多多學習。此外，還有一件最有意義而也最愉快的工作可以做，那就是教育下一代。

年長的文人，當然不必以老作家自命，倚老賣老；本着自己的經驗、知識、誠懇地、平心靜氣地，指導着那些未成熟的、有志上進的青年，實在是很應該的。時世雖然如此壞，但我們自己還要準備我們在文化上再出發，何況年輕的下一代呢！我們應該看得遠些，不要忘了他們。當然不指導時也不能有什麼偏見，以致摧殘了這有爲的下一代。

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」，因此教育下一代，也實在是最愉快的一件事。

以上是我就文人的本身着想，所以那樣說。對於改行或半改行的，我只有希望，希望他們也能够回到文人的本位上來，我並不敢諷刺，更不敢辱罵，還請改行的文人不要誤會。

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時代，凡爲文人者，不論現任文人或過去文人（已改行的文人），都應該好好地爲自己、爲私人找尋一條出路，諷刺或辱罵都是用不着的。

今日的文人往那裏走？我願意在這裏拋磚引玉地徵求更寶貴的答案。

何謂文人

關於文人，大家都有意見。就是我自己，也已經寫過好幾篇文字。但對於文人的定義，却似乎還沒有說到過。這也許爲了太平常，人人都以爲自己了解、別人了解，所以就放着不提。可是你到底能夠說出，文人是怎樣的人呢？

我想你首先便要說，文人就是讀書人。不錯，不讀書，怎麼可以爲文人。但是，是否讀書人都是文人呢？這就有些問題了。在古代是這樣的，讀了書便是文人，在現代，我以爲並不如此。讀書之外，其他一無所知，祇知道書上的事情，除了知道以外，又一無所能，我們從前就稱之爲「書籠頭」，現代如果還有這種人，那當然只好稱之爲「文籠」，而不應稱之爲文人。

讀書要能用才對，所謂「學以致用」便是。因此，讀了書能夠教書，就可以免貼書籠之譏。但僅僅能够教書，其他並無所知所能，在我看，這還不能稱之爲文人，而應按照「教書匠」之例，稱之爲「文匠」。如果所教的是國文，並且要批作文，那尤其是「文匠」。因爲匠只是依樣葫蘆，求其像而已矣。匠有師徒之分，教書爲師，非匠而何！

不教書而寫文、而編輯，或從事其他文字工作，當然在文人的身份上，已更進一步，相去不遠。但我還不願意稱這種人爲文人，而寧願稱之爲「文丐」。丐者以求乞爲生。寫字、編輯及其他文字工作，以求生爲目的，與丐相去幾何！

如果以文字起家，身居顯要，如從前科舉時代的三考兩榜出身，或如現在的以校長或記者而任官吏，那當然早就脫出文人的藩籬，即便有人願意稱之爲文人，恐怕他們也將掉頭不顧了。那末這種人應稱之爲什麼呢？當然應稱之爲「文官」。

脫出以上各種範疇，那就是說，讀書能文，却並不以之爲求生之具、進身之階，只是雅人深致，吟嘯自得，在許多人看來，他們不但是文人，並且是詩人，簡直是中國文人的正宗，當然應該被稱爲文人了。但我却又要說，他們以文爲消遣，他們處於客觀的地位，對文並沒有什麼深切的關係，還不如稱之爲「文客」的好。古今多少山林隱逸文學家，都應該作文客看。

文客自然是好人。如果不是好人是壞人，以文爲工具，從事諂媚奉承、造謠生事、顛倒黑白、攻擊敲詐、真正無所不爲，那這種人與流氓無賴何異，只好稱之爲「文氓」！當今若干馬路文人、洋場才子，都應歸入此類，絕不容其偷竊文人之名，玷污文人。

如果以文字而成爲文官，更加喪盡天良，舞文弄法，置國家社會於不利之地，以成就一身的榮華富貴，這種人，除了「文賊」或「文奸」以外，沒有再好的名稱，給以文人的名稱，固然在所不許，給以文官的名稱，也有所未便。

由文官進一步，與文發生了深切的關係，甚至著作等身了，要不稱他爲文人，還有誰是文人呢？但我爲尊重文人起見，仍舊要不厭求詳地再看看他究竟有些什麼著作。如果他的著作，只是他個人的發洩，雖然有他個人的關係，卻沒有別人的關係，我以爲，他與我心目中的文人，還是相去一間，他只能以稱爲「文親」，接近文人者，而不能稱之爲真正的人。

我心目中真正的人人是怎樣的呢？他除了具備上述各種正當條件之外，我最注重的，他必須是一個

人！是一個現代的人！

是人，他必須有人格。人格是什麼，大家都知道，不容我多說。但有些人恐怕不免又要誤會，以為只要具備中國固有的道德，便是完全的人格，我却不能不補充一句：必須具備現代的道德！因為中國也已到了現代，是現代的中國，道德自然應該與之適配。至於再進一步，什麼是現代的道德，越出本文的範圍過遠，我想還是不贅吧。

是人，他必須有人格。但人格也不單是道德，而知識也是牠的一份子。沒有知識的人的人格是不完全的，所以是人，應有人格，也就應有知識。第一要有現代的知識，第二要有與文有關的專門知識，換言之，他要有現代人的知識，更要有現代文人的知識。

我以為人格也應該包括技能在內。知識是存之於內的，技能是形之於外的。他是否有知識，往往可將他有無技能以為斷。現代文人應該有現代的技能，會寫之乎者也和仄仄平平而不能以的呢嗎？寫成文章的，還不是現代文人。

也應該包括事業在內。不過這事業最好也加上現代二個形容詞，以示與從前的所謂事業有所區別。從前的所謂事業是個人的，個人做一件事，寫篇傑作，個人因之而功成名就。現代，我想，應該打破個人而以社會為目標。就以著作論，不應該問牠能否使我成功，只應該問牠能否使社會有益。

有了現代的道德、知識、技能、事業，就是有現代的人格；有了現代的人格，就是現代的人。如果其現代的人格傾向於文的，他就是現代的人。

我談文人，我著重在現代的人！

這樣才是文人，現代的人，請和文麓、文匠、文丐、文官、文客、文氓、文賊、文奸、文親，比

比看，到底是有差別的吧！

我們想做文人麼？想做怎樣的文人呢？

文人的無聊

我國文人，自古就有許多是無聊的。這種流風餘韻，到現在似乎還沒有衰歇，更時時有變本加厲的趨勢。

就他們的言論看，有的爲了個人的不得意，在名利上失了勢，於是發發牢騷，甚至附庸風雅，明明是個高官顯爵，過着安富尊榮的日子，也說愁道恨，無病呻吟起來。無聊！有的口出大言，自以爲天下事不足爲，等到叫他做一件正經事，却手足無措。無聊！有的自命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縱知三教九流，橫知諸子百家，說神道鬼，滿口胡柴，而不辨菽粟，更不知衣食住之來源，人生何事，簡直是個傻瓜。無聊！有的說仁義，講道德，自命道統的嫡傳，而道其所爲，始終道不出一個究竟來。無聊！

就他們的詩文看，所多的是廟堂文章，山林詩歌，自以爲得志則歌頌昇平，不得志則高尙其志，而按其實際，前者是諂諛、趨奉、奔競、不要臉，後者是裝腔作勢，像煞有介事，不怕肉麻，都是無恥。都是無聊！還有與己有利的，捧之九天，標榜；與己無利的，墜之九淵，傾軋。無聊！

就他們的行爲看，有的怪誕絕倫，不合人情。無聊！有的鑽穴踰牆，嫖妓宿娼，自命風流，其實是下流。無聊！有的善罵，有的喜哭，歌哭無端，喜怒不常。無聊！總以爲別人虧待了他，而不知自己的絕人太甚，不能與人合作。無聊！或一心想希聖希賢，迂腐不通世故；或口誦詩書，不事家人生產，不

是廢物，便是寄生蟲。無聊！

他們的言論、詩文、行爲，大都是無聊的，而共出發點，則因爲他們充滿了無聊的思想。他們一肚皮想做官、想發財、想成名、想得勢，一肚皮的無聊！一事無成，便格外無聊。他們有一個最好的藉口，說：「不有無聊之舉，何遣有涯之生！」他們以爲這樣的言論、詩文、行爲，以及任何無聊之舉，都是來遣其有涯之生的。真正可憐，他們生了數十年，還不知生之意義，而必須慢性自殺地來與以遣！他們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更不知有社會、有世界、有宇宙。他們真是無聊的可憐蟲！

他們，這個他們，原是指古代的人，或者指民國以前的人，更或者指五四運動以前的人說的。五四運動以後的文人，照理經過「德先生」、「賽先生」的薰陶，就不應該如此了，誰知許多四五十歲身親五四運動的文人，也都回到了老路上，閒情逸致地古香古色起來！古之人歟？古之人也！無聊，無聊透頂！年輕的後生小子，既沒有身親五四運動，而又處在絕智塞聰的環境中，還以無聊爲有聊，不惜崇拜之、盲從之，以爲一爲文人，便當如此，也就無聊着，作無聊的後起之秀。無聊之不已，無聊到底！

這種無聊的文人有什麼用！他們自己已承認無用，無非在遣其生而已，我們當然不能稱之爲有用。他們浪費了自己，也浪費了別人，我不能不說，我們用不着他們！

我當然沒有權力來取消任何無聊的文人，叫他們不作一些無聊之舉。我只希望凡爲文人的最好自己不要無聊，也不要與他人作無聊的胡調，尤其不要宣傳其無聊，爲文人留一些元氣！

凡喜歡無聊的文人，我相信誰也不會取消他們，但時代却一定要取消他們！